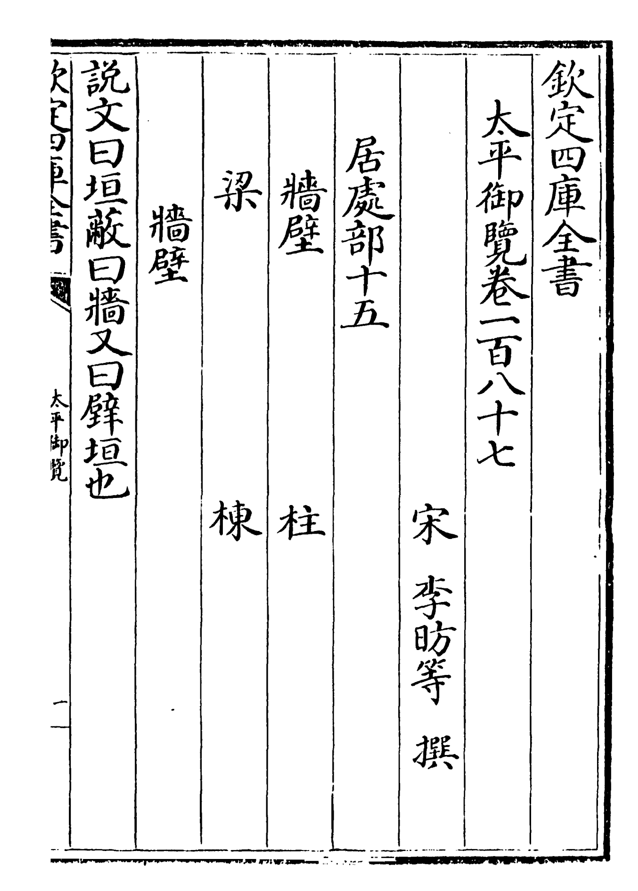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居處部十五

牆壁　柱

梁　棟

牆壁

説文曰垣蔽曰牆又曰壁垣也

爾雅曰牆謂之墉

廣雅曰墉垣牆也

釋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壁辟也所以辟斷風寒也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阻以為援衛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書曰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尚書大傳曰天子賁庸諸侯疏杼注曰賁大也牆謂之

庸大牆正直之牆疏猶衰也杼亦牆也衰殺其上不得正直

詩曰百堵皆作

又曰築室百堵

又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又曰乘彼垝垣以望復關

又曰牆有茨不可埽也箋牆所以防非常也牆有茨篇名

衛人刺公子頑私通于君母而不可道也

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由用也人將聽之

又曰將仲子兮無踰我牆

又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又曰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毀牆屋不得農也

書序秦始皇滅先代典籍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至魯恭王時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

書曰峻宇雕牆

月令曰孟秋坏垣牆五日蟋蟀居壁
周禮曰牆厚三尺崇之注云髙卑為率足以相為勝也
左傳叔孫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注咎在牆也
又曰巢牛隱於短垣以射吳子諸樊
又曰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
又曰晉靈公不君厚歛以雕牆
論語曰叔孫武叔謂子貢曰仲尼豈賢於子乎對曰譬

之宫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又曰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又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史記曰孝景帝即位晁錯為内史貴幸用事錯為内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申屠嘉聞之奏請誅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嘉曰吾悔不先斬錯

又曰司馬相如家成都貧徒四壁立

漢書曰貫高等欲害高祖置人於複壁中

後漢書曰逄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達陰陽懷德積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平自隱儈平謂會兩家買賣之事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又曰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郭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毀名云

又曰崔晏仕宦歴位邉郡而愈貧薄家徒四壁卒無以殯殮光禄勲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将軍袁隗樹碑頌之

又曰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罹患時人貴之位至巴郡太守

吴志曰吕蒙病孫權時在江安迎置内㲽治護萬方欲

數見顔色又恐勞勤常穿壁窺之見其飲食甚不能則咄唶也

晉書外國傳大秦國以琉璃為牆壁

齊書曰劉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兄瓛夜隔壁呼璡璡出不答方下牀著衣立行及簾外然後應瓛問其故璡曰向束帶未竟

又曰徐孝嗣初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行數步而壁崩

左傳曰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予侮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

衡山記曰甘泉東有石壁禹所刻文在焉

洞冥記曰元狩三年帝復起淩霞觀去地九十丈累白玉為壁以八分篆寫羲皇以來迄周成王封禪之事所謂登壁文蓋帝王之本績也

孟子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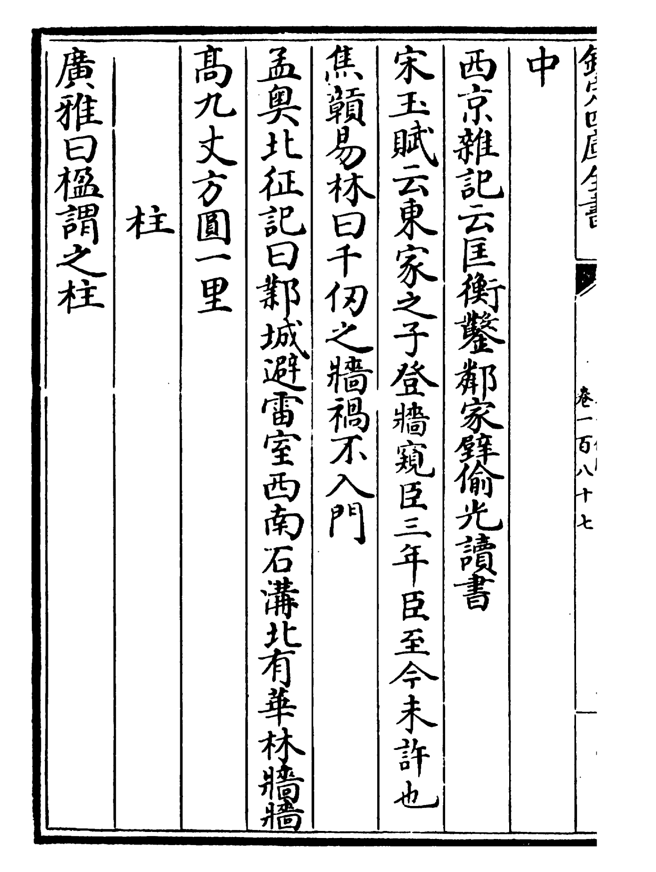
淮南子曰舜作宮築牆茨屋

漢官儀曰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烈士

新序曰諸侯垣牆有黝堊無丹青之色

神仙記白和事王君王君語曰我暫往瀛洲汝止此石室熟視北壁當見文字讀之得道矣三年方見壁上有古人所刻太清經讀之得仙

魏畧曰趙岐避難青州市孫嵩知岐避事置岐於複壁



中

西京雜記云匡衡鑿鄰家壁偷光讀書

宋玉賦云東家之子登牆窺臣三年臣至今未許也

焦贛易林曰千仞之牆禍不入門

孟奥北征記曰鄴城避雷室西南石溝北有華林牆牆高九丈方圓一里

柱

廣雅曰楹謂之柱

釋名曰柱住也楹亭也亭亭然孤立也

周書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吾栝柱而茅茨為民愛費也

左傳曰叔孫豹掯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

又曰垣牆宮楹

穀梁傳曰丹桓公楹禮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士黈

大戴禮曰周時德澤和洽蒿茂以為宮柱名曰蒿宮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鑄柏梁銅柱

又曰成帝立趙皇后劉輔諫曰朽木不可為柱卑人不可為主

范曄後漢書曰李膺拜司隷校尉時張讓弟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柱中膺知其狀遣將吏破柱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魏畧曰大秦國以水精為室柱

吳志曰孫堅為董卓所攻堅與數十騎馳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忽見一柱在草中因脫幘著柱上卓騎望見繞數重近覺是柱乃去

晉書曰石季龍掘秦始皇冢取其銅柱鑄以為器

又曰太始二年秋營太廟致荊山之材採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

曹嘉之晉紀曰諸葛誕以氣厲稱常倚柱讀書雷震其

柱誕讀書自若

陳書曰初梁侯景焚太極殿及景平至陳武帝議欲營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後渚因得用之

漢武内傳曰上起神屋鑄銅為柱塗金大五圍

帝王世紀曰桀作金柱三千

列女傳曰紂作銅柱以炭火燃之有罪者令抱其柱輒墮炭中妲己覩以為笑

漢官典職曰德陽殿柱皆金刻鏤宮掖之好奇禽萬巧飾以丹青翡翠竟柱構以水精一柱三帶韜以赤緹

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一柱飛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一柱飛去光武使視因刻記其年月以名門焉

神異經曰崑崙山有銅柱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迴如削下有仙人府與天地同休息男女名曰

玉人男即玉男女即玉女無為配疋而仙道成也

三輔决録曰長陵田鳳字季宗為尚書郎儀貌端正入

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殿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伏滔北征記曰廣陵吳王濞所都大城得柏柱三皆柏

心蓋吳濞門柱也

華延儁洛陽記曰太極殿有四銅柱

焦贛易林旅之咸曰金梁鐵柱

又曰家人之升高樓無柱顛僵不久紂失主人身死牧

豎

盛宏之荆州記曰巴東城西有一柏柱孤植大可數圍高三丈餘相傳是公孫述時樓柱乃云斫之血出枯而不朽歷代彌固將恐有物憑焉

江陵記曰沔城内有赤湖容舍襄陽大道經城中過元嘉十年連雨城南門沮壞得土中故柟柱長一丈七尺臨川康王取以為大齋西北柱初時色黑一年後不復黑計此千年

列子曰共工觸不周山天柱折

晏子春秋曰晏子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

燕丹子曰荆軻以匕首擿決秦王入銅柱火出

淮南子曰柱不可以刺齒莛不可以持屋

世說陸玩初拜司空有人往索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閒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楚辭天問曰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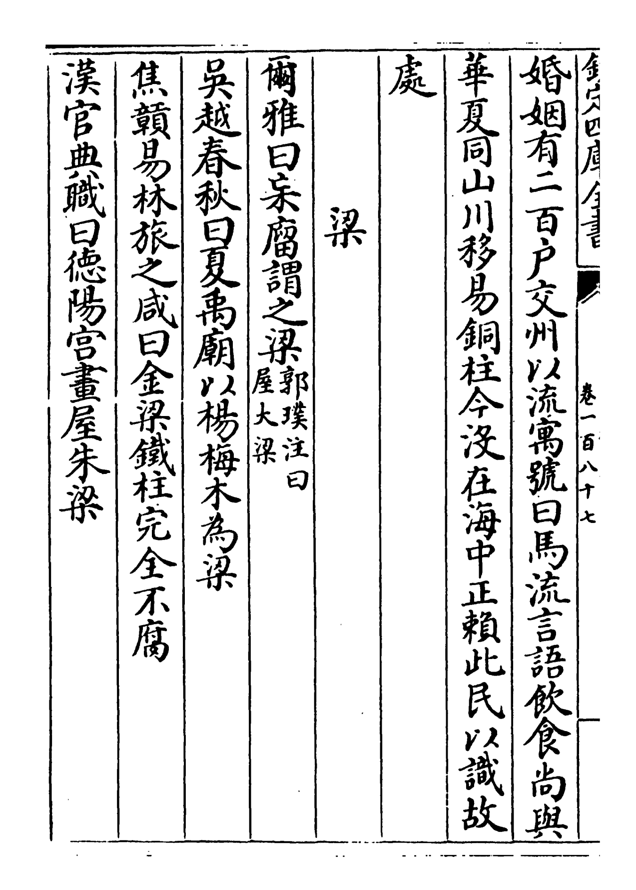
傅元京都賦曰錦牆雕柱

劉良七舉曰緑柱朱榱青璅碧璫

李尤楹銘曰幹强體正雖重不移上下相安髙而不危

世説夏侯玄讃曰玄甞倚柱作書雷破其柱神色不變作書如故

俞益期箋曰馬文淵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遂居其地岸南樹對銅柱悉姓為馬自為



婚姻有二百户交州以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夏同山川移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頼此民以識故處

梁

爾雅曰杗廇謂之梁郭璞注曰屋大梁

吴越春秋曰夏禹廟以楊梅木為梁

焦贑易林旅之咸曰金梁鐵柱完全不腐

漢官典職曰德陽宫畫屋朱梁

曹子建七啓曰彤軒紫柱文榱畫梁

古歌曰本自南山松今為宫殿梁

西京賦曰亘雄虹之長梁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飾文杏以為梁

班固西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龍首之虹梁

楚詞云玄玉之梁

曹植詩文榱華梁

棟

爾雅曰棟謂之桴郭璞注曰屋穩也

廣雅曰穩棟也

釋名曰穩穩也似桷也或謂之望高可望也或謂之棟棟中也屋脊曰甍甍蒙也在上覆蒙屋

易大過卦曰棟橈本末弱也王弼注曰初為本上為末

左傳襄五年盧蒲癸刺慶舍王何解其肩猶援廟桷動於甍杜注曰屋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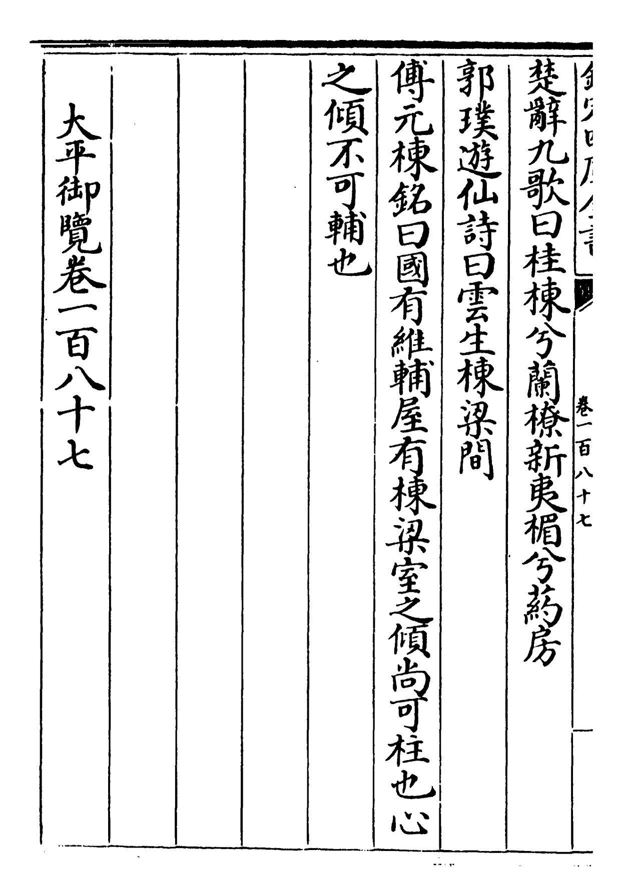
又曰子産謂子皮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

漢武帝故事上起神屋甍附作金鳳漸翥若飛口啣流蘇長十餘丈

神仙傳曰左慈與曹公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懸著棟動揺似飛鳥

淮南子曰郢人買屋而與之車轂跪而度之大雖可而長不足也

桓子新論曰王公大人則嘉得良師明輔品庶凡民則樂畜仁賢括士皆國之柱棟而人之羽翼



楚辭九歌曰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

郭璞遊仙詩曰雲生棟梁間

傅元棟銘曰國有維輔屋有棟梁室之傾尚可柱也心之傾不可輔也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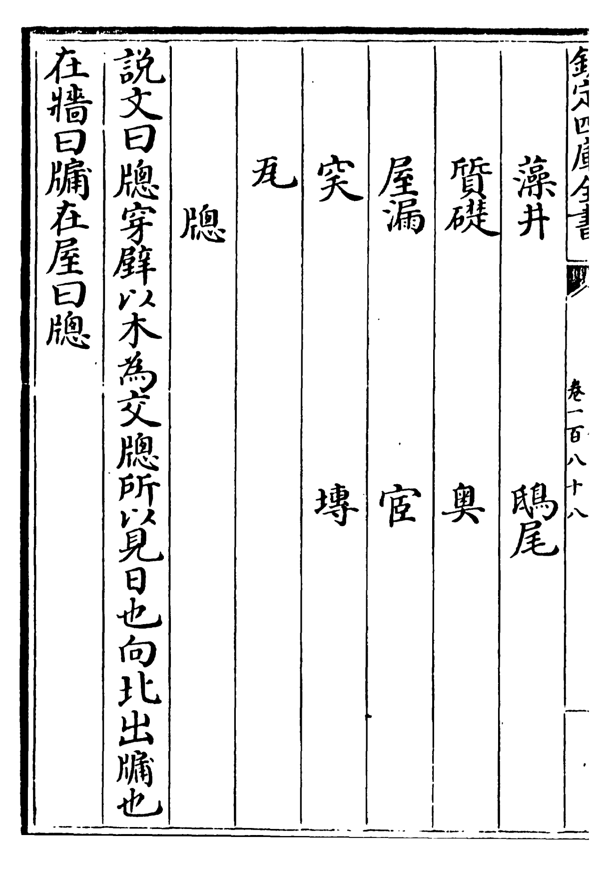
居處部十六

牕　檻

椽　檐

梲　㮰

枅　鋪首



藻井　鴟尾

質礎　奧

屋漏　宧

突　塼

瓦

牕

說文曰牕穿壁以木為交牕所以見日也向北出牖也

在牆曰牖在屋曰牕

又曰櫺楯閒子也櫳房室之疏也

釋名曰牎聰也於内視外謂之聰明

大戴禮曰隨武子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則之敬祀

皇天敬以先時

禮記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又儒行曰蓽門圭竇蓬户甕牖

論語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五經典義曰虞主埋之廟北牖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

事也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不喜出入遊觀希嘗臨御窻望

老子曰鑿户牖以為室

又曰不窺牖見天道

漢官封禪儀曰泰山有天窓

三輔黄圖曰明堂有七十二牖

孝經注曰明堂之制八窗四闥

東宫舊事曰閤内有曲郭郭上雀目窓

又曰宮有四面窗八所綾綺連錢及青匡郭飛板

郭子曰滿奮畏風在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寒色帝問之對曰臣若吳牛見月而喘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窗户扇多是綠琉璃皆通照毛髮不得藏焉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兒無頼久被斥回原心無恙尋當得還

又曰帝起屋有雲母窗珊瑚窗

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奢靡及死生壍所幸奴婢著

銅窓內令守冢

太公金匱牖之書曰闚望審視且念所得可思所忘

李尤牖銘曰天設牕牖開光照陰施於明堂以象八風

陸機詩曰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

不盈手

文選詩曰窗中列遠岫

蜀都賦曰列綺窗以瞰江

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

又曰文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

檻

漢書曰朱雲忠諫攀檻檻折及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文選曰伏櫺檻而俯聽聞雷霆之相激

魯靈光殿賦曰軒檻蔓延

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又曰照檻兮扶桑

椽

說文曰椽榱也橑榱也周謂之榱秦謂之椽齊魯謂之桷

通俗文曰屋加椽曰橑來早切

漢書解語曰椽桷也諸侯丹桷以丹色也

詩曰松桷有梴

穀梁傳曰刻桓宮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左傳曰宋人伐鄭以大宫之椽爲盧門之椽

續漢書曰蔡邕避難在吳吿人曰吾昔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從東間數第十六可以爲籥取用果有異聲

張璠漢記曰梁蕫起臺殿梁柱椽桷鏤爲青龍白虎畫以丹青雲氣

戰國策曰或謂孟甞君曰廊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金爲椽刻玳瑁爲龍虎禽獸

以飾其上狀若隱起椽首皆作龍首銜鈴流蘇懸之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椽桷皆刻作虵龍縈繞其間鱗甲

分明見者莫不驚慄

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

檐

說文曰檐梍也

又曰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

釋名曰檐接也接屋前後也梠旅也連旅或謂之梍梍

綿也連綿欀頭使平也上入曰雀頭形似雀也

禮記明堂位曰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

穀梁傳文公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

爾雅曰檐謂之樀郭璞注曰屋梠也

梲

爾雅曰梁上楹謂之梲

漢官解詁曰梲梁上柱也諸侯藻梲為藻文也

華延儁洛陽記曰堂皇宮殿皆石玉璫龍桷藻梲

禮記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

棨

爾雅曰栭謂之棨郭璞注曰即櫨也

三輔故事曰王莽起九廟為銅欂櫨

揚子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藻其棨者也

枅

爾雅曰枅謂之櫨郭璞注曰柱上欂也亦名枅撻為舍人曰侏儒下小方木

廣雅曰欂謂之肩亦謂之欒

說文曰枅屋㭬也

王延壽靈光殿賦曰曲枅夭矯而環勾

韋仲將景福殿賦曰於是周覽升降流目詳觀𣝗欂櫨𣝗

極飛櫨承欒枅梧綺錯棁楶鮮攢

鋪首

通俗文曰門扇飾謂之鋪首

說文曰門環謂之鋪首

風俗通曰門户鋪首百家書云公輸班見水上蠡謂之曰

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户終不可開設之門户欲使閉藏當如此固密也

揚雄甘泉宫賦曰排玉户而揚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

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房之轉闥歴金環之華鋪

藻井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壓火也

西都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

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帶注疏布也以板為井形飾

以丹青如綺也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圓淵方井反植荷渠緑房紫的

咄咤垂珠

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垂葩以倒披

曹植七啟曰綺井含葩金辟玉箱

顔延之七繹曰木寫雲氣土祕椒芳既挺天而到井又

斵圓而鏤方

鴟尾

晉中興書曰泰元十年鸛巢太極殿東鴟尾

晉安帝紀曰義熙三年六月雷震太廟鴟尾徹壁柱若有文字象

宋武大明元年五月戊午嘉禾一株五莖生清暑殿鴟吻中

陳書曰高祖二年戊辰重雲殿東鴟吻忽有紫烟出屬天

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

即降雨遂作其象於屋以厭火祥時人或謂鴟吻非也

礩礎

尚書大傳曰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曰石材柱下質也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為飾

說文曰礩柱下石也古以木今以石

廣志曰鳥石有五色者光澤以為柱礩出苑遳山

戰國策曰智伯攻趙襄子之晉陽謂張孟談曰吾城郭完倉廩實少銅奈何孟談曰吾聞董安于之治晉陽公

之堂皆以黄銅為柱礩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
古史考曰秦始皇使刑徒七萬人作驪山北石為舄
南州異物志曰大秦國以水精為舄
淮南子曰山雲蒸柱礎潤
張衡西京賦曰雕楹玉舄
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金楹齊列玉舄成趺

奥

論語八佾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

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奥郭璞注曰室中隱奥處

通俗文曰奥内曰房

韓子曰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之於坐席正身見於奥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不敬以我為愚人安可侮也

呂氏春秋曰苑春諫衛公云君因隅奥有竈不知寒矣

屋漏

毛詩蕩抑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爾雅曰西北隅謂之屋漏郭璞注曰屋漏義未詳也犍為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隈以炊浴浴者訖而覆之故謂之屋漏也

宧

爾雅曰東北隅謂之宧郭璞注曰義未詳犍為舍人曰東北隅陽氣始起萬物所養故謂之宧也

說文曰宧養也室東北隅食所居也

窔

爾雅曰東南隅謂之窔郭璞注曰窔闇也犍為舍人曰東北萬物生蟄蟲必出無不由

户突

釋名曰突幽也亦取宜也

塼

詩曰乃生女子載弄之瓦瓦紡塼也

又曰中堂有甓注一名瓴甋

晉書曰陶侃字士行在廣州無事朝運百甓於外暮運於内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宋書范曄母如厠而産額為塼所傷故以塼為小字

瓦

說文曰瓦土器已燒之總名

禮記曰有虞氏瓦棺

又曰毀方而瓦合

史記曰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

漢書曰霍光巷行人見有人在屋上撤瓦投地就視不見而霍氏誅

又曰平帝元始四年東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盡飛

魏志曰魏文帝謂周宣曰朕夢殿上雙瓦落地化為鴛鴦何也宣曰後宮當有暴死者須臾後宮相害死

吳錄曰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板塼以城所壞甚多

晉書曰張孟陽貌醜嘗從潘岳遊洛陽市岳美貌羣女爭以果擲岳滿車箱孟陽被投之瓦石

古史考曰昆吾氏作瓦

博物志曰桀作瓦

老子曰埏埴以為器

夢書曰夢見瓦而為甲鎧禦禍患

春秋潛巴潭曰宮瓦自墜至死不祥

漢武故事云上起神屋以銅為瓦

莊子曰雖有忮心不怨飄瓦

又曰以瓦注者巧注射賭物也所賭物輕則意巧

又曰陶者曰我善治埴

大秦記曰大秦以水精為瓦

抱朴子曰班狄不能削瓦石為芒鍼

燕丹子曰荊軻之東宮臨池拾瓦投鼃太子進金瓦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居處部十七

井

井

釋名曰井清也泉清潔者也

風俗通云井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

竭也久不渫滌為井泥易云井泥不食不停汚曰井渫易云井渫不食

滌井曰浚井水清曰洌井易井洌寒泉食甃聚塼脩井也易云井甃

无咎

易傳曰井通也物所通用也

禮記曰井與門戸竈中霤為五祀

世本曰伯夷作井

周書云黄帝作井

說文云八家一井

易曰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来井井

又曰井洌寒泉食

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

左傳曰楚伐蕭還無社謂申叔展曰目於眢井而出之

若為茅絰哭井則巳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

囚華元獲樂吕狂狡輅鄭人入於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

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禽也戎昭果毅以

聽之謂禮聽謂常在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史記曰瞽瞍使舜穿井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從匿空中出去

漢書曰蜀多鹽井羅褒鹽井致富

又曰陳遵每大飲會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

漢書曰元帝時謡曰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至

成帝北宫井水溢王莽之徵也
又曰朱傳為御史大夫府吏舍百餘區井水俱竭長老異之後果廢焉
又曰王莽時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興自此始矣莽使羣臣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宗廣劉景上書云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

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有新井入地且百尺也

後漢書曰瑯琊有冰井冰厚尺餘

又曰耿恭之攻匈奴以疎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絶澗水恭於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天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

稱萬歲乃令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曰勿飲先和泥塗城幷揚示之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又曰淳于恭門側有井鄉里小兒爭飲牛恭惡之多置水器汲水滿之

又曰張讓劫天子至河掌璽者投璽井中後孫堅討董卓至杞國見井有五色光後浚井得璽

吳書曰孫策功曹魏滕有辜譴欲殺之左右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召策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

方當優賢禮士闡過錄功 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殺之他人明日皆叛汝矣吾不忍見汝禍及當先投此中策大驚遽釋滕罪

晉書曰阮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競趨之瞻獨逡廵在後須臾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

又曰元帝為晉王使郭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

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岳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也

梁書曰巴郡忽有地自開成井方六丈深三十二丈

帝王世紀曰堯時老人擊壤於路而歌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南史曰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有異

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湧若浪其地又響即復鑿之復得一井湧沸亦然井中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寸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謁詣闕起居簡文堅白字色乃黄

魚豢魏畧曰明帝九龍殿前為玉井

高士傳曰管寧所居會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鬬寧乃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

唐書曰長慶中長安主簿鄭覇主役太清宫御院忽於

院前西序見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直皇帝過路汝速實之不然罪出不測翦惶恐遽領役人視之其處已陷數尺發之則一古井宛然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翦以聞上既至宫羣臣及供奉官於馬前蹈舞賀有詔命翰林學士韋處厚紀述以表其異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有為為仁義也仞八尺也雖深不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盡棄前功也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困百家之智窮衆口之

辨以為至達今古聞莊子之言茫然異之無所開吾喙
公子牟笑曰子獨不聞陷井之鼃謂東海之鼈曰吾跳
梁乎井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
則滅足沒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
之水而跱陷井之樂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
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
海若曰夫萬里之遠不足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極其
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不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

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之推移者此亦東海之大樂於是蹈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墨子云備城五十步一井

范子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孫子兵法曰地多陷曲曰天井

墨子云二舍共一井

抱朴子内篇曰臨沅縣有寥氏家世老壽後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

井中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

呂氏春秋曰天下之美者崑崙之井

又曰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漑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吾穿井得一人人傳之者聞於宋君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說苑曰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

龍罔象土之怪墳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管子曰桓公將與管仲飲十日齋戒掘新井而柴焉注

新井以柴蕃覆之取其清潔示敬也

葛仙公傳曰仙公取數十錢使一人投井中公從井上

呼錢又一一飛從井中出入公器中

桂陽列仙傳曰蘇耽啟母曰有賔客來會耽受性當仙

今招耽去違於供養今年多疫癘有此井水飲之可得

無恙賣此水過於供養使賔客隨去焉

水經注曰華林園蔬圃中有古井悉珉玉為之以繢石為口工作精密獨不變古栥焉如新

異苑曰蘭陵昌盧縣邪城有華山山上有井鳥巢其中金喙黒色而團翅此禽見則大水井又不可窺窺者盈歲輒死

又曰廣陵郡東界有黄公冢高墳二所前有一井面廣數尺每旱不竭有於其中得銅釡及鑵各一

又曰謝晦宇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

忽見三龍甚分明行道往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知是塼隱起作龍形

又曰潯陽雲椿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炮竹聲相承謂之龍吒

風俗通曰麗儉父先逃走隨母流宕後居鄉里鑿井得銅生遂致富後買奴曰堂上者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文字阿寵足下有黑子腋下有赤痣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時人曰鑿井得銅買奴為父

又曰龐儉鑿井得錢數萬

又曰郄子路行飲馬投錢井中

續漢禮儀志曰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

淮南子曰伯益作井而黄龍登

異物志曰虞陵城中有一井井中有二色半青半黄黄者似炭汁作糜粥皆金色因名之金井

幽明錄曰山陰縣九侯神仙山上有靈壇壇前有古井常無水及請告神水即湧出供用足乃復漸止

潯陽記曰湓城漢灌嬰所築孫權經此城自立標井上令人掘得井銘曰頴陽侯所開三百年當塞不滿百年為當運者所開權忻以為瑞井江中風浪井水輒動

豫章記曰厭源山西北余侔村五六里有洪井說云洪崖先生之井

蜀都賦曰火井照熒於幽泉注蜀都有火井欲出其火先將家火投之隆隆如雷聲須臾火出光耀十里以竹感之其光不滅

博物志曰臨卭有火井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昔時有竹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以盆著井煮鹽得鹽後人以燭火投井中即滅迄今不復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隨郡北界有廟村南有重山山下有一村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村西有重塹內週迴一頃二十畝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則衆井水動則以地為神農社年常祀之

潯陽記曰龍窟有深泉泉側常見龍曽有人於水邊洗銅碗忽浪起水漲便失碗此人没水逐取既出復失去後人見龍銜碗在城裏井邊

幽明録曰襄邑縣南有瀨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潔齋入温清随人意念

瀨鄉記老子廟中有九井汲一井餘井水並動

廣志曰臨邛有粉井得其水沃則益光

嵩山記少室山有雲母井出雲母

洛陽記宫牆西有兩銅井連御溝名曰濛汜

羊頭山記衛青破月支月支有井色如酒因名曰酒井

又曰東阿縣城北門有大井深七尺煮之得膠貢之

又曰雍丘縣有神井興霧雹享祭不輟

又曰盤固山有大井銅人掌守之五十年一湧水起數十丈銅人每以手掩之即止

又曰零浦有鹽井二十四其一出火箭取瓷閉萬里不滅

又曰金龍井西京太極殿上有金龍負山於上兼金鹿盧

山海經曰崑崙山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百仞面有九井以玉為檻

洞冥記珠甜水去虞淵八十里有甜溪水如蜜東方朔遊此水還將數斛以獻帝帝投陰井井裏遂恒甜而寒洗肉肌理柔滑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則味如酒面臉著之則顏如醉飲一合則三旬不

醒啜甜水則隨飲隨醒

又曰長安東七百里有雲山山頭有井雲從中出若土德王則黃雲出火德王則赤雲出水德王則黑雲出金德王則白雲出木德王則青雲出

荆州記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

又曰益陽縣有岡岡上有金井數百尺傳云昔有金人以杖撞地而輒成井

王子年拾遺記峻鍰山名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井中

金桑弱可絨縢

又曰范蠡相越致千金僮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於越都以為兵器銅錢之類如山阜者或藏之井壍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宫自歴古以来未之有也

又曰頻思之國人皆多力拳頸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為衣髪大如縷堅韌如觔伸之裁至一丈置則自縮如螺續此人髪以為繩以汲丹井之水久

久方得升合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去來常在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一杓以授子晉取而飲之俄有雪飛子晉以衣袖揮雪則雪自止白蛙化為雙白鳩入雲

又曰王傳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果大富永初中以錢買官至中壘校尉三田一土乃壘字也

郡國志曰姑衍州有涼風井穴深不可測常有徹風雖

三伏感暑猶須衣裘

又曰恒州常川井得白玉方四尺下有石龜形長二尺許

又曰連渾府姑衍州逄火山西有火井深不可見底炎氣上昇常若微電以草爨之則烟勝火發其山似火從他發故名

又曰濮州姚墟有二井是舜井也以物投一井即二井水皆動耕於歷山漁於雷澤即此也

又曰硤州宜陽山有風井穴大如甕夏出冬入有樵人置笠穴口風翕之入後長溪口得笠則知潛通也

又曰朔州有神泉人歌曰紇真山頭有神井入地千尺絶骨冷

又曰貴州有司命井半甘半淡泉湧江波虛盈如盤

又曰衡山侯曇山山有溪濠神祠壇壇旁有石井常無水人祀之水即出事了即乾

又曰柳州昔相嶺西麓下有潮井廣半畝一日三湧三

落

又曰兗井在氾水縣東十五里漢高祖敗項羽追之入此井得免見井中有雙鳩飛出有蜘蛛網因而得免

又曰濟州穀城管仲私邑今城内有夫子五井焉

又曰洪州𤩽源山山上有風雨池言山高水深流激著樹灑如風雨云是洪崖之井

又曰廣州越井岡一云越王井云趙佗誤墜酒杯於井遂浮出石門故詩云石門通越井是也

又曰儋州滔泓井與淪水通有人以竹置井中淪水得之俚人呼竹為滔泓因以為名

師曠問天老曰人家忌臘日殺生於堂上有血光一不祥井上種桃花落井二不祥也

天文志曰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水以符瑞王者清淨則浪井出

符瑞圖曰浪井者不鑿自成王者清淨則有仙人主之

丹陽記曰句容縣有沸井亦曰沸潭

西京記曰醴泉坊本名承明坊開皇初繕築此坊忽聞金石之聲因掘得甘泉浪井七所飲者疾愈因以名坊

水經注云襄國西石岡上有井大如車輪圖志云此井光武營庫所鑿

魏都賦曰墨井鹽池注鄴西髙陵有石墨井

嶺表録異曰緑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為交趾使以珍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

渚宫故事云江陵城東二十里有天井週迴二里其深不測旱而禱之大雨即至

隋圖經云常山唐縣中山城西北隅有一大井俗名趙母井昔云醇酎千日即是此井所醖後以石蓋之人不敢開刺史博陵王濟欲開之即有雲霧隱蔽乃懼不敢開

白澤圖曰井神曰吹簫女子

江文通井賦曰穿重壤之千仞兮構玉甃之百節營之

不日既汲既渫

晉郭璞井賦曰爾乃冠玉檻甃鱗錯鼓轆轤捍勁索

魏明帝猛虎行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 通泉浸其根玄雲潤其柯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至九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郃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

宋　李昉等　撰

居處部十八

倉

庾

囷

說文曰倉穀藏也倉黄取而藏之故謂之倉

周禮注曰藏米曰廩

釋名曰倉藏穀物也

詩云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又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又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尚書曰武王克商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悦服鉅橋紂倉也

傳曰楚莊王賑廩同食注賑廩開倉同食上下無異

禮記月令曰季春發倉廩賜貧窮

又曰五穀皆入必量於歲

又曰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又曰孟冬命有司穿竇窖修囷倉謹蓋藏務積聚

又曰國無九年之畜為不足無三年之畜曰急

周禮曰儲畜以待凶荒

又曰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又曰廩人掌九穀之粟以待國之匪頒賙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

公羊傳曰桓公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之所藏也

論語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春秋左助期曰天廩倉神名均明

史記曰舜母嫉舜舜父使舜塗倉下放火而燒舜舜乗席而下得無傷

又曰李斯年少時觀倉中鼠食粟居大廡下斯乃嘆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及楚漢交兵民不得田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又曰高帝七年立太倉

漢書曰汲黯因使矯制發倉救河内飢民上釋罪

又曰武帝之初民給家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詩曰如

岡如阜如山如陵

又曰宣紀曰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豐則糴歉則糶以利民

又曰王嘉奏事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又鄒陽上書吳王曰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轉粟西京陸行不絶水行淵河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不如海陵之倉

又賈捐之上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粟紅腐不可食

郡國志曰衡山石廪峯一如倉庾有二户一開一閉閉者有關鑰之形

王子年拾遺記曰曹曾遇世亂家家焚廬曾積書萬卷慮其先文湮没乃積石如倉廪以藏書世謂曹家書倉焉

水經注曰汾陽故城積粟所在名之曰羊腸倉在晉門閭陽北石磴縈委若羊腸故以為名即今羊腸坂是也

越絶書曰君均東倉春申君造西倉名曰君均西倉門週一里八步

又曰吳兩倉春申君所造一名均輸

洛陽記曰有常滿倉

天門集曰廪星主倉

說苑曰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民煩苦故人予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

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廪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私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汝受責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又曰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

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之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絶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郊請而返之晏子不得已而返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魏志曰袁渙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以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新舊也

吳書曰建康宮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北瀆通轉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為倉城晉咸和中修苑城為宮惟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晉書鄭默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民饑默輒開倉賑給

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黙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頒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

又曰王渾武帝受禪加揚烈将軍遷徐州刺史時年饑荒渾開倉賑贍百姓頼之

又曰王藴為吳興太守民饑輒開倉贍邺主簿請先列上待報藴曰行仁義敗無恨生違科免官士庶詣闕左降晉陵太守

又食貨志曰漢宣帝時年豐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上計令郡國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其價而糶以利人名曰常平倉百姓利之

後漢書曰韓韶字仲黄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泰山賊公孫舉偽號歴年守令不能破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屬能治劇者乃以韶為嬴長嬴縣故城在今兖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乃開倉賑之所贍萬餘户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民而以此

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詔多德竟無所生

又曰隗囂既敗公孫述欲安衆以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

又曰虞詡時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

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别利器乎始到河内太守馬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謨謀廟堂之上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詡籌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黄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刼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

所舉閭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刼者為上偷盜為次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之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民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縫其裾為幟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縷縫其裾也有入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晉陽秋曰泰始四年七月立常平倉豐則糴歉則糶以利民也

管子曰錯國不傾之地積不涸之倉藏不竭之府注不涸之倉言務五穀也

述征記曰東城二石橋舊於王城之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東流經洛陽於城之東南然後北迴通運至建春門以輸常滿倉

永嘉郡記曰青田溪發源太湖湖是白土無復細石中生縕藻冬天水熱如湯故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益州記曰今成都縣東有頹城毀垣土人云古白帝倉

也

異苑曰餘姚縣倉封閉甚密而年年輒大損耗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斷毀龜口於是無復虧減

三輔故事曰漢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激是也石激西有細柳倉城東嘉禾倉

老子曰田甚蕪倉甚虛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

又曰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莊子曰諸中國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貴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糶之

淮南子曰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期滿腹而已

鹽鐵論曰匈奴因山谷為城池水草為倉廪

地理志曰敖倉在河南廣武山鄭國所置漢王與項王爭天下運敖倉之粟是也

囷

西京雜記曰曹元理善算友人陳廣漢者有二囷忘其石數算欠一斗乃有鼠大如斗在其中

吳志曰周瑜過魯肅求資肅有米三千石乃指一囷與之

續異記曰晉陵無錫尉嚴無欲貯穀後囷乃成蛇草焚之便貧

詩曰胡取禾三百囷兮

庾

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注庾露積也

韓詩外傳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笥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居處部十九

府庫藏　廄

市

府庫藏

釋名曰庫舍也物在舍也齊魯謂庫爲舍也

說文曰庫兵車所藏也帑金帛所藏也府文書所藏也

禮記曰季秋之月命百工審五庫之量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庫者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䄙庫四曰樂器庫五曰宴器庫

又月令曰季春命有司開府庫出幣帛聘名士

周禮曰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太府下大夫若今之司農

又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珮玉珠玉含玉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又曰内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貨賄良兵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又曰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待邦之小用注布帛之藏帛曰布布小用賜也

又天官玉府曰合諸侯則供珠盤鄭玄注曰以珠飾盤豕牛耳

又春官天府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

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郡吏之治（察察其黜陟也治中謂治簿書之要）

尚書武成篇曰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紂所積之府庫曰鹿臺

春秋文耀鉤曰咸池天潢五星五帝車舍也宋鈞注曰舍庫也五帝車府

曲禮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

職注謂主藏物之税也

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

論語曰魯人為長府藏貨曰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漢書曰高祖七年蕭何立東闕前殿武庫

又曰立武庫以藏禁兵

又曰枚乘諫吳王曰夫漢幷二十四郡十四諸侯轉輸

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絶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吳王之府藏也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光和中武庫屋自壞司隸許冰上書曰武庫禁兵所在司國之禁為災深矣

魏志曰嘉平中二魚集於武庫屋上

晉書曰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視之果有蛇蜕也

又曰趙王倫既還詔事賈后因求録尚書事後又求尚

書令張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遂疾華如

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

之寶及漢高帝斬蛇劒王莽頭孔子履盡焚焉時華見

劒穿壁而飛莫知所向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鑒目鍾會云如觀武庫森森但見

矛戟在前

商君書曰湯武破桀紂海內無患遂築五庫藏五兵偃

武也

鍾會芻蕘論曰國之稱富者在乎豐人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資之於人人困則國虚矣

洞㝠記曰元狩四年將夕有黄髮叟懐内探徑尺玉以授帝帝以玉還寶庫即龍玉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糜竺用陶朱公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貲擬王家有寶庫千間

世説曰郗公大聚斂錢千萬許嘉賓嘗於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錢貨事郗云汝正當

欲得我錢耳乃聽一日開庫任意用郗公始止謂損數百萬許嘉賔遂一日中乞與人都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拾遺録曰太上皇以寶劒賜髙祖及吕后藏於瑶庫守者見白氣從户中出如龍蛇吕后更瑶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吕擅權白氣亦滅時惠帝即位以此貯禁兵名曰靈金府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公子

晏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倉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者桀紂殘賊而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

莊子曰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列子曰范氏之藏大火商丘開入火往還無難色埃不漫身不燋子華之家乃謝之

晉摯虞武庫屋銘曰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毀五常

張衡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

曹毗魏都賦曰白藏之庫戎儲攸歸注曰白藏庫在西城有屋一百七十四間爾雅秋為白藏因以為名

潘岳詩曰徵火不戒延我寶庫

廄

說文曰廄馬舍也

釋名曰廄鳩也聚也牛馬之所聚也

詩曰乘馬在廄

左傳曰莊二十九年新作延廏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日中春秋分也治廏當以秋分今以春作不時也

穀梁傳曰二十九年新延廏者法廏注周禮天子十二閑言法廏者六閑之舊制

又曰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壁借道於虞也公曰此晉之寶也息曰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廏而藏之外廏

禮記雜記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来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論語曰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史記曰夏侯嬰為沛廄司御每送客還過髙祖語未甞不移日

東觀漢記曰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廄令

又曰靈帝光和四年初置緑驥廄領受郡國調馬調謂徵發

漢舊儀曰天子六廄未央廄承華廄皆萬匹

三輔黄圖曰未央宫有金花廄輅軨廄大廄果馬乾梁廄騎馬廄大宛廄胡河廄騊駼廄凡廄九在城内

孟子曰廄有肥馬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郡國志曰雍州霸昌廄在長安西二十五里王莽使司徒王尋發長安宿此

春秋左助期曰廄星傳令神明請時

市

古史考曰神農作市一本祝融作市

說文曰市買賣之所也

古今注曰闤市垣也闠市門也

風俗通曰俗言市井者言至市鬻賣當須於井上洗濯令鮮潔然後市案二十畝為一井今因井為市

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也

周禮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

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婦為主注云主者言其多也百族百姓也

又曰凡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徵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注曰市者交利而行刑之處也君子無故不往觀焉

史記曰呂不韋撰春秋成牓於秦市曰有人能改一字者賜金三十觔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造門焉車馬填街黄門貴戚之家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之官隱居弘農山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中遂有公超市
又曰王充家貧無書嘗遊洛陽市閱所賣書一徧而誦之

晉書曰羊祜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鬚皆為氷南州人方市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感人如此

韓子曰龎其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其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曰寡人信矣其曰夫市無虎明矣三人言成市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

越絕書曰伍子胥至吴徒跣被髮乞於吴市三日市正疑之而導於闔閭曰市中有非恒人徒跣被髮乞於吴市三日吴闔閭曰吾聞荆王殺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入吴迺下堦而唁歎之曰吾知子非常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楚王殺之并其子子胥得遁逃出走誰可以歸骸骨者唯大王哀之吴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語無復者王乃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教者猶不聽寡人之罪至死不赦

又曰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為市在湖

班固兩都賦曰内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

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

四合烟雲相連

宮闕記云長安市有九所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

道西三市在道東為市凡九致九州之人

又曰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觀

張衡西京賦云郭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

隊是也又案郡國志云長安大俠萬子夏居柳市司馬
季主卜東市西市在醴泉坊隋曰利人市因有西市署
洛陽記曰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
南馬市在大城東案金市在臨商觀西兊為金故曰金
市馬市在東舊置丞焉又酈道元注水經云馬市即嵇
康為司馬昭所害之處
蜀本記曰老子為關令尹喜著道經臨别曰子行道千
日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為青羊觀是也

郡國志曰始皇陵有銀蠶金雁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

又曰郢城内有市名蒲胥故南齊校尉府也

又曰越州梅市即梅福為市門卒之所

又曰齊桓公宫内有七市韓娥東之齊乏糧過雍門鬻歌於市即此也

又曰雍州富平西南十五里有直市城秦文王造物無二價以直市為名

西京記曰東京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開三門邸凡三百一十二區資貨一百行初築市掘得古冢土藏無塼甓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著平上幘朱衣得銘曰著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叅驗其文魏黄初二年所葬也

又曰大業六年諸夷來朝請入市交易煬帝許之於是修飾諸行葺理邸店皆使甍宇齊正卑高如一環貨充積人物華盛時諸行鋪競崇侈麗至賣菜者亦以龍鬚

席藉之夷人有就店飲噉皆令不取直胡夷驚視寖以為常

又曰西市隋曰利人市市西北隅有海池長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為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銘云百年為市而後為池自置都立市至是時百餘年矣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一